

现代汉语中“大”、“小”构式生成的不对称及其动因

— 兼论构件与构式的互动关系 —

李晗* · 李宇哲**

<目次>

I. 引言	III. 不对称现象的动因分析
1. 研究背景	1. 基本语义的差别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 文化心理的作用
II. 构式生成的不对称现象	IV. 构件、构式的互动与构式的图式性
1. 所生成的构式类型	V. 结论
2. 所生成的构式主观化程度	

<국문제요>

본 연구는 공시적 관점에서 ‘大’와 ‘小’가 구문 형성 및 확장에 참여하는 방식을 분석하고, 그 과정에서 나타나는 비대칭성의 양상과 그 동인을 규명한다. 이를 위해 북경대학교의 现代汉语构式数据库(Chinese Construction Grammar Database)를 기반으로 통계적·기술적 분석을 수행하였다. 그 결과, 두 항목은 구성 수에서는 대체로 유사하지만, 형성된 구문 유형에서 뚜렷한 차이를 보인다(이하 구문 유형은 데이터베이스의 분류 기준에 따름). 즉, ‘大’가 포함된 구문은 주로 성어나 관용 표현과 같은 ‘고정형’ 및 ‘반고정형’ 표현에 주로 보이는 것과 달리, ‘小’가 포함된 구문은 주로 구

* 庆北大学 中语中文系 硕博连读生：第一作者。

** 庆北大学 中语中文系 教授：通信作者。

(句) 형태의 단어 조합으로 출현한다. 또한 대표적인 구문들을 선별하여 의미적 차원에서 고찰한 결과, 두 항목은 주관화 정도에서도 비대칭성을 보인다. ‘大’는 정도 의미를 대체로 유지하며 주관성의 발현 정도가 제한적인 반면, ‘小’는 정도 의미가 점차 약화되면서 상호주관성으로까지 기능이 확장된다. 본 연구는 이러한 차이에 대해 의미적 기반과 사용 기반 기제 양 측면에서 설명하며, 구문 생성은 단순히 구문 의미에 의해 결정되는 것이 아니라 구문 구성 요소의 의미와 담화 기능이 함께 작용한 결과로 본다. 나아가 언어의 기능적 요구는 도식의 범주화 특성으로 나타나며, 이러한 도식은 의미적 적합성을 지닌 구문 구성 요소를 선택하여 구문 생성에 참여시킨다. 그 결과, 위계성과 조직적 구조를 갖춘 구문 체계가 형성된다.

I. 引言

1. 研究背景

构式语法脱胎于对生成语法的批判, 其理论源头可追溯至Fillmore于20世纪70年代所创立的框架语义学。认为该理论诞生之初, 旨在解决生成语法学派的核心观点——论元结构理论难以解释的一系列句法现象。在中国, 其首先被视作“句式语法”, 用以研究诸如双及物结构式、存现句式、数量容纳句式中的句法错配及语义错配。¹⁾

Goldberg(2007 : 4)认为, 构式是一个形义结合体, 无法通过该结合体内部各项的意义及其组织方式推知其整体意义, 因而强调构式形式整体与意义间的对应。²⁾这种构式整体意义与其内部各项意义之间的不相吻合, 在具体语

1) 参照陆俭明, 〈构式语法理论的价值与局限〉,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3月第1期, 2008年, 142-143页。

言使用中常表现为, 构式整体对其内部词项的语义或功能进行有所侧重的凸显, 以使构式与词项两相契合, 这种现象即通常所说的构式压制。³⁾

构式压制是构式语法中的核心概念。借用这一理念, 现代汉语学界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定的研究范式: 首先明确某一语言形式的构式地位, 其次通过对大量语言现象的经验性归纳, 总结出该构式的意义, 最后再通过对构式义与构式形式间关系的阐释, 对有关问题进行解释。除第一段所述的句式研究外, 近年来汉语学界也逐渐将目光从句式转向短语性质的构式个案, 研究那些不完全符合现代汉语一般规律的构式, 探讨这类构式的语用功能, 及其构式义浮现的动因。⁴⁾总的来说, 这是一套自上而下的研究模式, 在理论层面, 它通过将部分语言现象解释为句式所赋予, 从而简化动词的含义, 避免为动词设置不合理的义项, 使得词库经济、简明; 在研究对象层面, 则拓宽了汉语语法研究的视野, 使得使用频率较低的边缘性结构也得到了同样的重视。⁵⁾

但一味地强调构式压制, 也会导致一些问题: 首先是使得研究视野中构式间的联系薄弱; 其次, 若按照Goldberg(2003: 1-11)的观点, 将语言中所有的形义配对都视为构式的话⁶⁾, 语言系统的构式数量则难以计数, 这其实也并不符合语言的经济性要求。⁷⁾此外, 对构式义的归纳在很大程度上过于依赖学者的经验性总结, 其概括标准与解释方式也缺少一套标准的流程。为改善

2) 参照Goldberg, Adele.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吴海波译《构式: 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4页。

3) 参照施春宏, 〈从构式压制看语法和修辞的互动关系〉, 《当代修辞学》第1期, 2012年, 4页。

4) 参照罗耀华 郑友阶, 《构式语法理论与汉语构式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年, 46-56页。

5) 参照邓云华 石毓智, 〈论构式语法理论的进步与局限〉,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5期, 2007年, 325页。

6) Goldberg, Adele E. 2003. *Constructions: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外国语》第3期, 2003年, 1-11页。

7) 同上, 参照陆俭明(2008:142-143)。

上述局限，部分学者开始对构式压制这一现象进行反思。施春宏(2012：4)认为“对构式特征的分析，既要重视基于完形观念的表层概括，又要充分利用现代意义上的还原分析。”⁸⁾这实际上强调，在重视构式整体特征的同时，也须回到构式内部，对其中的构件⁹⁾进行分析，从而揭示构式生成过程中各词项所发挥的作用，找到不同构式间的关联。王寅(2009：7)在对构式压制现象进行讨论时，则提出了“词汇压制”“惯性压制”等概念，用来对传统的构式压制理论进行补充。其中所谓“词汇压制”¹⁰⁾，其实也就指构式内部关键词项在构式意义浮现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两位学者对构式压制理论的表述虽各有侧重，但内容上可谓殊途同归：也即，在强调构式整体意义的同时，也重新肯定了构式内部的词项对构式意义生成影响。

据此，本文认为，构式内部的词项对构式的形式和意义有且也应当有影响，词项与构式间呈现双向互动的关系。另一方面，基于人类认知的范畴化机制，构式之间也必然具备一定的组织性、层次性，而非仅是一个个孤立的、离散的个体。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为进一步探寻构件对构式的影响，本文拟将从“大”和“小”间的不对称出发，将以“大”和“小”为常项构件的构式¹¹⁾作为研究对象，试看词性相同、功

8) 参照施春宏，〈构式压制现象分析的语言学价值〉，《当代修辞学》第2期，2012年，25页。

9) 构件即构式的组成部分，在语言实际中，各句法层次的句法单位，包括小句、词、语素等都可以充当构件，本文在不强调构式组成部分的句法层次时使用“构件”，在具体用例中，若构件的句法单位层次明确为词，则使用“词项”。

10) 王寅，〈构式压制、词汇压制和惯性压制〉，《外语与外语教学》第12期，2009年，7页。

11) 本文参考Traugott(2013)对构式的层次划分，将语音形式固定的构式称为“构例”；部分为变项的称为“构式”；最为抽象，更高层的语言知识网络则称为“构库”。中译本参照詹芳琼，郑友阶译《构式化与构式演变》，商务印书馆，北京，2019年，21-27页。

能相近但基本义相反的两个词项在构式生成中各自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对于量度形容词“大”和“小”在语言使用中存在诸多不对称现象,前学者已多有论述,但大都局限在词汇、句法层面,角度局限于二者在构词,以及组合能力上的不对称上(周静2006;孙宝民2006;徐光灿2008;杨朝霞2011),鲜少从构式角度去讨论;间或有之,往往聚焦于其中某的一构式(陈一2014;王倩2017),因而就构件义对构式义生成影响这一宏观层面还着墨不多。

那么,在构式生成层面,“大”与“小”究竟构成了哪些类型的不同构式?它们在构式类型、构式义的浮现方面各自表现出怎样的特征?两者是否呈现出系统性的差异?如果有,这种构式生成层面的系统性差异是否仅仅是偶然,还是可以从“大”“小”两者的基础语义中找到深层的动因?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依托北京大学语言学研究中心所建的现代汉语构式数据库¹²⁾对以“大”“小”为直接性常项的构式库进行穷尽性检索(下文简称为“大”类构式与“小”类构式)¹³⁾,并遵循该数据库对构式的分类标注,对其中的“大”类构式与“小”类构式的宏观特征进行描写。接下来,为探究构件义对构式义的影响,本文拟分别从“大”类构式与“小”类构式中各选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构式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探究“大”“小”自身的语义在其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并分析二者的基础语义是如何分别影响其构式的生成模式的。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文在统计与描写层面依托现代汉语构式数据库,但对构式的统计本身是个标准尚未完全统一,收录难以穷尽的工作,因此对“大”类和“小”类构式的考察只能从宏观层面对其整体情况进行描摹。就宏观层面而言,“大”“小”在构式生成中所形成的构式类型呈现出不对称倾向,对这一差异,本文可以通过统计加以呈现;但在讨论构件义对构式义生成的影响时,语义层面的论证则必须结合具体的构式乃至构例。

本文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二章对“大”“小”在构式生成层面的不对称

12) 北京大学现代汉语构式数据库(<https://ccl.pku.edu.cn/ccgd/>)。

13) 本文中的“大”类构式和“小”类构式实际上可以视为两个不同的构库。

进行描写；第三章则就其不对称现象的动因进行概括；第四章则籍由“大”“小”的例子，探讨构件与构式间的互动关系。

另外，文中的例句主要取自BCC的口语语料库、及CCL语料库，在引用时，不再一一标注出处。

II. 构式生成的不对称现象

1. 所生成的构式类型

为探究“大”和“小”在构式生成过程中的不对称现象，本文依托北京大学语言学研究中心所建的《现代汉语构式数据库》，在数据库内分别对以“大”类构式和“小”类构式进行穷尽性检索。

该数据库将构式划分为凝固型、半凝固型、短语型和复句型四类：其中，凝固型构式整体近似于词，不含变项；半凝固型则通常包含1-2个变项，性质介于词与短语之间；短语型则包含1个及以上的变项，音节长度不定，内部结构关系相对开放。¹⁴⁾

其中的凝固型构式虽为不含变项的构例(如“大有文章可作”“小鲜肉”等)，但本文遵循数据库的划分标准，将之与含变项的、具备能产性的构式一样，视作同一分类层次下的构式加以统计。根据数据库检索结果，本文所调查到的“大”类构式及“小”类构式分别整理归纳如下表所示：

14) 参照詹卫东，《“现代汉语构式知识库”填写规范》，2018年，18页。数据库内部实际有四级分类，但由于“大”和“小”在参与构式生成中不涉及第四种“复句型”，因此论文论述时采用三级分类体系。

〈表 1〉《现代汉语构式数据库》中的“大”类构式与“小”类构式汇总

构式类型	“大”类构式	“小”类构式
凝固型	头都大了、大不了、喜大普奔、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大有文章可作	小心机、小鲜肉
半凝固型	大+X+不+X、大+V+其+N、大+V ₁ +大V ₂ 、大+V+特+V、大+N ₁ +大+N ₂ 、大+A ₁ +大+A ₂ 、大+有+NP	NP+的+小+船+说+翻+就+翻、小+X ₁ +小+X ₂ ¹⁵⁾
短语型	大+X+的	有点+小+A、有点+小+V、有点+小+N、小+A ₁ 、小+A ₂ ¹⁶⁾ 、有点+小+不+V、有点+小+不+A、小+V+一+下、小+N+V+着

表1汇总了《现代汉语构式数据库》中的“大”类构式与“小”类构式。根据统计结果，“大”类构式共有13例，其中凝固型5例，半凝固型达7例，短语型仅1例；“小”类构式同样有13例，其中凝固型2例，半凝固型2例，短语型构式则多达9例。其具体数量分布如下表所示：

〈表 2〉“大”“小”类构式的构式类型分布

构式类型	“大”类构式	“小”类构式
凝固型	5	2
半凝固型	7	2
短语型	1	9

- 15) 构式数据库对“小X小Y”格式没有作出如“大X大Y”那样的词性划分，本文认为这或是由于，若区别出“小X小Y”中“X”、“Y”的具体词性，拆分三个不同的格式，即“小+N₁+小+N₂”、“小+V₁+小+V₂”和“小+A₁+小+A₂”，则单一格式的规约化和使用频率不足以明确其构式地位。实际上“小X小Y”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仅收录了3例词条(“小打小闹”、“小恩小惠”、“小手小脚”)，其中并不包含“小+A₁+小+A₂”格式。因此本文认为这种记录及统计方式符合现代汉语实际，如实反映出“大”和“小”在构词能力上的不对称。
- 16) “小+A”格式具有多义性，既可以表主观小量，如“小温柔、小紧张”，也可以指称具备A这类特质的人，如“小可爱、小调皮”，因此被统计为两个不同的构式。

从总体数量来看,“大”类构式与“小”类构式数量相同,说明二者在构式生成能力上差异并不明显。然而从构式类型来看,两者却呈现出系统性的差异:“大”类构式主要是凝固型与半凝固型(12/13),而“小”类构式则主要为短语型构式(9/13)。这一现象表明,在生成的构式类型层面,“大”与“小”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换言之,二者虽在构式生成能力上大致相当,但在所形成的构式类型上却表达出不同的偏好。

就各构式类型的特点而言,凝固型构式通常表现为形式固定、意义整体性较强的表达单位,功能上近似于词。譬如,“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常用以比喻态度或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小鲜肉”则喻指年轻貌美的男性,特别是青春偶像团体的成员。虽然此类构式由多个固定成分组合而成,但其整体意义已不同于内部词义的简单叠加,因此也可视为一类构式单位。半凝固型构式则常含一至两个变项,如常见的四字格短语:“大+V+其+V”、“小+X₁+小+X₂”等,在语言使用中,处于词和短语之间,偏向于词,由于存在变项,其意义相对灵活,具有一定的生成性。相比之下,短语型构式则更为灵活、开放。像“有点+小+V”、“小+V+一下”等构式,V既可以是单音节动词、同时也不排斥双音节动词,这就与半凝固型构式显著不同。其变项形式的多样性,也使得与这类构式在音节长度、结构关系层面表现得更为灵活。

上述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提示,“大”“小”在构式生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能并不相同。进一步来看,这一差异或许也与“大”和“小”在语言使用中所体现出的主观化程度存在某种关联。不过,这一关联是否成立,及其具体表现如何,尚需结合具体构式例说明。

2. 所生成的构式主观化程度

在前一节对“大”“小”类构式在构式类型层面的差异作出宏观描写的基础上,本节进一步从构件义与构式义关系的角度考察两类构式。认为,构式生成过程中,构式整体固然具有整合作用,但构式内部的核心构件往往仍为构式义的形成提供语义基础。就“大”类构式和“小”类构式而言,两者在语言使用

中所呈现出的主观化差异,正可视为构件义参与构式义生成方式不同的一种表现。

如前文所述,“大”类构式以凝固型、半凝固型为主,“小”类构式则偏好生成短语型构式,因此,本文拟分别在“大”类构式的半凝固型,及“小”类的短语型中各则一例,作为代表性构式,系统考察其构件义与构式义的互动情况。由于“大”类构式中的“大+N₁+大+N₂”、“大+A₁+大+A₂”、“大+V₁+大+V₂”,与“小”类构式中“有点+小+A”“有点+小+V”“有点+小+N”等结构,在变项位置上均可容纳名词、动词与形容词,显示出较强的开放性与生成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两组构式可以分别代表“大”类构式和“小”类构式的整体使用倾向,因此,本文拟将这两组构式作为语义观察的切入点,并在后文分别简化为构式“大+X+大+Y”、“有点+小+X”。

1) “大”类构式

针对“大”类构式“大+X+大+Y”,《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收录了“大…大…”词条一项,释义及用法为:“用在单音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的前面,表示规模大,程度深¹⁷⁾,并在该释义下举出“大手大脚”、“大鱼大肉”、“大吵大闹”、“大吃大喝”、“大摇大摆”等5个用例。

除此之外,词典中还单列了以下11例“大+X+大+Y”格式词语,包括:大包大揽、大吹大擂、大慈大悲、大风大浪、大轰大喻、大红大紫、大男大女、大起大落、大是大非、大手大脚、大摇大摆等。

剔除其中的重复用例,本文即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所收录的共计14例“大+X+大+Y”格式词语,具体考察其中构件“大”在构式生成中所发挥的作用。

通过观察,本文发现构件“大”与以上四字词语之间的语义联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部分词语的意义与“大”的基本义之间联系还相对紧密,结构内部的语义透明度还有所保留,就比如“大慈大悲、大男大女”等,其中前者形

17) 参照《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北京,2016,238页。

容慈善的程度之深切，后者则指的是已经超过社会预期婚育年龄的单身男女，“大”在其中仍然行使量度的基本功能。

还有一些词语与“大”量度义间的联系已经不算直接，比如熟语“大吹大擂”的含义是“比喻大肆宣扬”，已经不再单纯强调“吹”“擂”动作的幅度大，而更多采用喻说的方式，以使劲吹奏乐器，用力擂鼓的喧闹场景整体体现出“宣扬”的含义，因为单纯的“吹”与“擂”都还达不到“大肆”的程度，也无法构成“宣扬”的效果。

再比如“大手大脚”，在现代汉语的使用场景中，更多并不用以形容手脚的粗大，而是通过隐喻，将手脚引申为手脚的行为动作——花销、花费，以粗大手脚形象比喻花钱用物的没有节制。上述这类格式意义的浮现有赖于现代汉语对偶结构的完形效应。¹⁸⁾

综上，根据构式语义(即整体词义)中“大”量度义的凸显程度¹⁹⁾，将上述14例词分为以下两类：

〈表 3〉“大X大Y”构式中“大”量度义凸显程度的分类

量度义明确	量度义弱化
大吵大闹、大慈大悲、大男大女、大是大非	大鱼大肉、大吃大喝、大包大揽、大吹大擂、大风大浪、大轰大嗡、大红大紫、大起大落、大手大脚、大摇大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类仅依据构式整体语义中“大”量度义的凸显程度所作的相对区分，相关词语在实际语义表现上并非截然两分，而是呈现出一定的连续性。表中划分主要是为了在分析上凸显不同类型之间的语义倾向。

但即使是“大+X+大+Y”中语义透明度相对较低、规约化程度相对较高的

18) 参照이우철, 〈중국어 대구구조의 기능과 단음절 특징 연구〉, 《중어중문학》 제93호, 2023, 368.

19) 此处的量度义不仅局限于面积与体积，也包含程度量。

类型,这类构式义的浮现也仍离不开“大”的基本量度义:“大吹大擂”喻说“大肆宣扬”的前提是“吹奏”、“擂鼓”动作的幅度之大;“大手大脚”也是同理,只有呈现出“粗大”这一特征的手脚呈现在脑海中时,才能激发起人们对于没有节制这一含义的联想,纤细小巧的手脚是无法激发“粗疏”、“浪费”的联想的。

如此可见,“大+X+大+Y”结构中虽然不乏高度规约化的四字词语,该构式的语义形成主要是四字格式独特的完形效应导致的,即四字构成的整体场景比喻现实,用以指称或摹状某一事物、现象。“大”在构式化过程中依然保留了较多的“量度义”,且这种量度往往与客观现实基础相符。

结合大类构式在生成时的偏好类型,可以作如下推断,即在构式生成的过程中,量度形容词“大”的主观性凸显程度不高,特别是有关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的部分,几乎没有体现。从构件义与构式义关系来看,“大”在这一类构式中的基本量度义仍为构式义提供了重要的语义基础,构式整体意义虽然可能经过隐喻而高度规约化,但仍未完全脱离“大”的量度义。这一点也可以从词典本身对“大X大Y”结构的释义看出来,“大”在生成此类四字格式时,其主要功能仍是“量度”。

2) “小”类构式

相比较而言,“小”类构式中的典型代表“有点+小+x”的主观化程度则明显更高,在很多例子中,“小”的量度含义已不凸显,甚至与客观现实相反,出现客观大量反以小量形式编码的情况,例如:

- (1) 继厚去后,芥舟坐定了一想:“这几年钱花的也太邪行。或者陶顺夫妇,这里头有点小毛病(岂止小毛病呢)。可是零碎东西,也有好些个不翼而飞的,倒底是怎么回事呢?”
- (2) 冷了~~好冷喔,冷到骨子里了。谢谢大家的关心,小米目前可能有点小烧,我们起来带医院了。昨晚凌晨四点才睡着的。
- (3) 超显高贵的真皮性感狐狸毛平跟雪地靴,有点小复古,小欧美,小清新的

感觉。超级有气质！做工也很精细，非常欧美的款。

例(1)中，继厚与芥舟系父子关系，家中女主人早逝，生活上由陶顺夫妇这一对老奴照料经营。在前文中，芥舟建议父亲辞去陶顺夫妇，自己管理家中财政，这一句是芥舟的心理活动。他怀疑陶顺夫妇在代为理家时中饱私囊。有趣的是作者在描写这一心理时，先是用了“这里头有点小毛病”，又紧接着在后面的括号中注释，“岂止小毛病呢”。这里括号里的内容可以视为继厚思考时的反复过程。实际上从情节来看，芥舟当然不觉得陶顺夫妇中饱私囊，奴大欺主的行为是小问题，但在语言形式上仍采用“有点小毛病”这样的小量级形式去编码大量级，很明显与“大”不同，这里的“小”已经不再行使基本的度量含义。

例(2)中，说话人称“小米可能有点小烧”，表面上似乎是在弱化病情，但随后的叙述却显示说话人连夜带“小米”去医院，一直折腾到凌晨才睡觉。言语中的“小量表达”与行为上的高度重视形成明显反差，这里的“小”明显已经脱离客观实际，不再表示客观小量，乃至说话人的主观小量，而成为一种缓和语气的话语组织方式。“小”在此处的含义已然变得空灵，向着交互主观性的方向发展。

例(3)中，一系列“小x”的连用更加体现出此处“小”的交互主观(注什么是交互主观)性质。说话人运用了连串由“有点”修饰的“小x”形容一款雪地靴，包括“小复古”、“小欧美”、“小清新”等，但在下一句，却选用副词“非常”来重复强调这款雪地靴“欧美”的风格特点。这种前后句之间的语义矛盾恰恰说明，此处“小”的语义已然发生改变，成为说话人凸显其谦逊态度的符号。

上面3个例句，例(1)为“有点+小+N”，其内部各项间合乎语法搭配，“有点+小+A”与“有点+小+V”则由其扩展而来，可以说“有点+小+N”是“有点+小+X”构式的原初形式²⁰⁾，因此，“有点+小+N”的主观化程度理应是三者中最低的，但就本文所调查的实际用例来看，如例(1)至例(3)那样不表小量，而碍

20) 参照陈一，〈说“有点小(不)A/V”〉，《中国语文》第2期，2014年，158-161页。

于听话者观感,采用相对减量表达策略的情况俯首皆是,在语料中并不鲜见:

- (4) 今天下午我又完成了一副很巨大的房地产广告作品,有点小成就感呢。
- (5) 听谁说的?没到那份儿上,没那么严重,我还不至于真拿这当饭吃。有点小感觉,也就是这点小意思;不不,绝对没有,寻死觅活,这不是寒碜我吗?
- (6) 别的地方旱,我们这儿却涝;有点小水就闹大灾。每当河水泛滥时,水往我们这一带流得就像灌大坑,淹地倒房,不知吞下多少人的生命财产。

因此,与“大X大Y”不同,“有点小X”中的“小”在构式生成中的主观性更为凸显,较多例子表明“小”已经拓展至交互主观性;而从构件义与构式义关系来看,在“有点小X”中,“小”的基本量度义被明显弱化,其语义逐渐转化为表达说话人态度或语气的手段,从而使构式整体更多承担话语功能,而非命题层面的表达功能。

另外,尽管此处的语义分析集中在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构式上,但从宏观描写所呈现的构式类型分布来看,这种差异其实具备一定的系统性。

综上所述,“大”与“小”在构式生成中呈现出若干系统性的不对称现象。首先,在构式类型方面,尽管两者在构式生成能力上接近,但“小”类构式显著偏向结构开放的短语型,而“大”类构式则偏好结构固定的半凝固型和凝固型。其次,在构件义与构式义关系方面,两类构式在主观化程度上也表现出明显差异:在“大”类构式中,构件“大”的量度语义得以较多保留,而在“小”类构式中,“小”的量度含义则往往被弱化,并进一步发展出交互主观性。上述两方面共同构成了“大”类构式与“小”类构式之间的系统性不对称。

Ⅲ. 不对称现象的动因分析

接下来, 本文将从内部语义基础与外部使用需求两个方面来说明“大”类构式和“小”类构式不对称现象的形成动因, 并认为这两个原因互为表里, 相互作用, 共同导致了“大”和“小”在构式生成上的不对称现象。

1. 基础语义的差别

考虑到“大”、“小”在构式生成中的表现以作副词为主, 本文即从两者的形容词和副词性义项分析论证二者的语义差别是如何影响到它们的构式生成特征的。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量度形容词“大”共有8个义项“小”则共有10个义项, 现将二者的相关义项摘录如下:

〈表 4〉《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大”和“小”的形容词、副词义项列举²¹⁾

大 ¹ dà	
②	副 程度深: ~红 ~吃一惊 天已经~亮了。
小 xiǎo	
②	副 短时间地: ~坐 ~住几天。
③	副 稍微: ~有名气 牛刀~试。
④	副 略微少于; 将近: 这里~一二百里 编了~三十年词典。

可以看到, 二者的副词义项数量分别为1和3, 就副词义来说, “大”的副词义更单一, 功能使用上更局限; 而“小”的副词义更丰富, 功能使用上也相对更灵活, 本质上, 这反映出“小”的虚化及主观化程度相较于“大”更进一步, 这种主观化程度的差异也使其在短语型构式生成中表现出更高的能产性。

21) 此处引用保留原义项编号, 参照《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商务印书馆, 2016, 238、1439页。

这种高能产性表现在, 现代汉语中大量灵活运用的“小+X”结构, 该结构不仅被用于构式“有点+小+X”中, 其实也是很多表1中列举的其他“小”类构式的基础。正是藉由“小+X”, “小”进一步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短语型构式。王倩(2017:158)就提出:“依托于语言旧有元素而孳生的‘小+谓词性X’具有很高的能产性和生命力。”²²⁾相反, 与之结构上近似的“大+X”类表达则极为有限, 其中的“X”以名词性为主。

本文认为, 上述语义差别构成了二者在构式生成上不对称的语义基础, 相比于“大”, “小”更易进入短语结构参与构式扩展, 而有趣的是, “小”虽然在构式生成层面比之“大”更为灵活, 但在构词能力上, “大”的使用频率却更高。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 以“大”为词头的双音节词条有227项、以“大”作词尾的有49项; “小”则分别为128项和28项。可以看到, 无论在词头还是词尾位置, 含“大”的双音节词的数量均显著高于“小”, 呈现出构词层面不对称倾向。这种在构词层面强, 在短语型构式生成能力上弱的表现, 说明“大”作为成词语素的高频使用, 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其在句法层面进一步生成短语型构式的空间。相较之下, “小”虽作为语素在构词能力上稍逊一筹, 但这种构词上的匮乏, 反而提升了“小”作为核心构件生成短语型构式的能力。这种短语型构式的生成能力实际上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作为词直接构成短语的能力, 这说明, 二者在现代汉语中存在形式编码层面的不同偏好, “大”更倾向于作为语素, 构成词这一级单位, “小”则相对更加独立, 常直接参与形成短语。

所以, 本文认为“大”与“小”在构式生成能力层面的不对称源自于两者自身的语义差别, “大”“小”间语法化程度的不同是造成“大”类构式与“小”类构式间系列不对称现象的内在语义基础。而这种语言系统内部的不对称, 其实源于语言社群的语用习惯及使用需要, 这也正是下一节所要论述的内容。

22) 参照王倩, 〈现代汉语新兴流行构式“小+谓词性X”形成动因研究〉, 《中国语文》第2期, 2017年, 158页。

2. 文化心理的作用

除了前节所述，隶属于语言系统内部，“大”“小”间的语义差别这一动因之外，本文还认为，汉语社群的文化心理与语用策略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表达主观态度、评价等方面，汉语母语者往往表现出一种趋于缓和、内敛的交际倾向，本文认为正是这种心理深刻影响了构式生成时汉语语言形式的选择。

汉语传统强调中庸与含蓄，个体在表达评价性内容时往往避免高强度、绝对化的表达方式，而倾向于借助模糊、低量级的手段来传达态度，这或可看作是现代汉语中说话人表达主观态度时的一种倾向。这种主观性倾向与“小”所具备的低量级语义更为亲和，同时使得语言中这类编码形式获得了更大的扩展需求。这种需求也与“大”、“小”在构词与构式生成能力上的不对称联系起来。陈一(2014)认为：“汉语程度范畴发展过程中，高程度词语丰富多样且不断推陈出新，低程度词则不那么‘发达’。二者的不平衡、不相称蕴育着创造新的低程度表达式的内在需求。”²³⁾本文赞同这样的观点，但需要补充的是，这种形式上的不对称性其实也与语言单位本身在表达功能上的分工有关。

一般而言，词是内容性(conceptual)的，类似数学运算中的数字，其语义在语言社群中相对稳定，因而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即便是褒贬义，其情感色彩也属于语言社群的共识。而现代汉语的短语介于词与句之间，既可承载内容性成分，又具有一定的程序性(procedural)，类似算式，具备句法操作空间。而主观性表达通常依赖于语法操作的引入与调整：例如饰谓副词移至句首会获得连词性质²⁴⁾，句中“了”与句末“了”在形式相同的情况下，后者具有更强的主观性。因此，从构式类型看，短语型构式较凝固型、半凝固型构式更易承载主观性。在此基础上，与主观减量表达相契合的“小”，倾向于进入

23) 参照陈一，〈说“有点小(不)A/V”〉，《中国语文》第2期，2014年，157页。

24) 参照方梅，〈饰句副词及其相关篇章问题〉，《汉语学习》第6期，2017年，3-11页。

具有更大操作空间的短语型构式,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形式选择。

综上,本文认为,汉语母语者在主观表达中偏好使用轻量、委婉的表达形式,这种编码偏好不仅为“小”类短语型构式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也反过来限制了“大”类短语型构式的生成和扩展。而语言单位本身在承担命题义与主观义方面的功能差异,也促使“小”在表达主观态度时倾向于短语形式的选择。宏观上,“小”类构式主观性强的语义特点和以短语型构式为主的形式特点正体现了这种功能与形式的统一。

IV. 构件、构式的互动与构式的图式性²⁵⁾

施春宏(2012:13)认为:“构式压制现象是相对于非压制现象而言的,所谓的非压制现象就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常规现象。”²⁶⁾这种非常规现象一般可概括为句法的错配、语义的错配以及韵律的错配。

具体到“大”类构式和“小”类构式的情况,根据本文表1,可以看到“大”和“小”在构式中被压制的表现主要为句法错配,也即原本形容词性的“大”和“小”在进入某一构式时,用来修饰形容词或动词,这种错配的频率之高,以至于两者都发生了不同程度上的语法化,其副词性义项也被逐步收入词典之中。这说明“大”和“小”在构式化过程中,其本身的语法功能也随之发生改变,这反映了构件与构式互动的一个侧面。

然而,构式压制却无法解释“大”和“小”在构式生成上的系统性不对称现象。正如前文所述,“大”和“小”在构式生成过程中存在着系统性的不对称,而

25) 关于图式(schema),不同学者间的定义略有出入,部分学者认为图式是头脑的表征。本文参照Traugott(2013)的定义,认为图式是语言层面的抽象概念,是抽象性的范畴化特征,构式的图式性则是指某一构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捕捉其更普遍的模式。中译本参照詹芳琼,郑友阶译《构式化与构式演变》,商务印书馆,北京,2019年,21-27页。

26) 施春宏,〈从构式压制看语法和修辞的互动关系〉,《当代修辞学》第1期,2012年,13页。

造成这种不对称的动因主要有两个，分为语言内部和语言外部两个层面，从语言内部的角度看，这种“大”和“小”的基础语义所造成的差别，本身可以理解为构件对构式的影响和选择，是一般意义上构式义压制词项义的反面。

进一步来看，在构式生成过程中，构件义并非只是被动接受构式义的压制，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对构式生成起到制约作用。本文认为，结合语言社群的交际表达需要(即语言外部因素)，再辅以对特定词项的语义分析，可以揭示该词项有关的构式库的组织方式：具体而言，交际表达需要作为一种功能需要，在语言中存在特定的图式性构式与期对应，该图式构式会吸纳与其功能表达具有亲和性的结构，从而形成相应的构式分布。

这便是词项对构式生成的反作用。在这个层面上，构式理论可以进一步发展，展现出构式库内部，各构式间的组织性和层级性。

Goldberg(2006:46-65)认为“说话者对特定表达不仅有‘特定项知识’，而且对它们有‘普遍的或图式性的知识’。”²⁷⁾这其实是说，说话人对于特定的表达形式总是可以感知到其所隶属的抽象性功能范畴。换个角度理解，也就是，语言中看似离散的各种形式表达，其实均可以被划归到不同的，具有高度概括性、抽象性的图式之下。

Traugott(2013:21-27)提出“语言图式是抽象的、一般语义构成的构式群体……语言图式是通过子图式来具体说明的，或者是通过在更低层级上的微观构式，即抽象图式的具体类型成员来说明的……图式性则在两方面具有梯度性，第一，它是个‘或多或少’的问题……第二，它是可以进行等级区分的……”²⁸⁾

上面这段话是说，图式在语言层面的形式表现是抽象程度最高的图式构式。而图式性是个程度问题。子图式构式、微观构式也都具有图式性，图式

27) 参照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8) 参照Traugott, Graeme. T. 2013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詹芳琼, 郑友阶译《构式化与构式演变》, 商务印书馆, 北京, 2019年, 21-27页。

构式的意义来源于对其分类下的,更为具体的子图式构式、微观构式的意义的归纳(类似于现行研究中的构式义来源于对该构式具体构例意义的归纳)可以认为, Traugott实际上肯定了构式的层级性,并认为构式的层级性与图式性有关。其实语言图式可以理解为具有抽象特征的一类范畴,这类范畴和语言群体的表达功能息息相关。

结合上述Traugott对图式性构式的阐释,或许可以认为,像本文所探讨的短语型“小”类构式库,其实隶属于主观减量表达的图式构式库之下,总体上服务于汉语社群基于听话人观感,在表达主观情感及评价时,采用低量级表达形式的心理倾向,这种表达倾向在语言层面实际上表现为一个对应的图式范畴。而由于“大”本身并不符合委婉表达的需要,无法被直接吸纳进入相应的图式构式之中,也就缺少相应的构式形式。

V. 结论

“大”与“小”作为现代汉语中的一对量度形容词,二者在基本义项上呈现相对关系,在构式化层面,二者也表现出系统性的不对称。而伴随着二者构式生成能力的不同,“大”、“小”自身的主观化程度也存在显著差距,其主观化程度与所生成的构式类型的灵活度呈正相关。

也正是在构式生成的过程中,相较于“大”,“小”的含义被进一步丰富和主观化。研究发现构式生成过程中“大”以凝固型和半凝固型构式为主,结构相对固定,且构件“大”在其中还起着修饰限定的量度作用;“小”则以生成短语型构式为主,使用上更为灵活,在构式义中的“小”通常具备更强烈的主观色彩,表现在其并非指涉客观量度,而是凸显言者或委婉或谦逊的态度。

藉由“大”、“小”在构式生成过程中的不对称现象,本文认为在构式生成和扩展的过程中,构件不仅作为组成单位,其本身所携带的语义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构式可能的发展方向与功能倾向。语言图式(构式库)会选择与其

范畴特征具有亲和性的构件进入构式，词项基础义与构式库功能的契合与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构式生成过程中的表现。可以认为，图式的范畴化特征体现了语言的功能需要，通过对语义特征具有亲和性的构件进行选择性地吸纳，形成具有层级性与组织性的构式库。

同时，上述基于功能需要的构式组织机制，未必为汉语社群所独有，即便在通常被认为表达更为直接的语言社群中，也可能以不同形式体现出类似机制，其具体表现，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和比较。

< 参考文献 >

- 陆俭明, 《构式语法理论的价值与局限》,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1期, 2008, 147-149页。
- 施春宏, 《构式压制现象分析的语言学价值》, 《当代修辞学》第2期, 2012, 25页。
- 罗耀华, 郑友阶, 《构式语法理论与汉语构式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46-56页。
- 邓云华, 石毓智, 《论构式语法理论的进步与局限》,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5期, 2007, 325页。
- 王寅, 《构式压制、词汇压制和惯性压制》, 《外语与外语教学》第12期, 2009, 7页。
- 陈一, 《说“有点小(不)A/V”》, 《中国语文》第2期, 2014, 158-161页。
- 王倩, 《现代汉语新兴流行构式“小+谓词性X”形成动因研究》, 《中国语文》第2期, 2017, 158页。
- 方梅, 《饰句副词及其相关篇章问题》, 《汉语学习》第6期, 2017, 3-11页。
- 詹卫东, 《“现代汉语构式知识库”填写规范》, 2018, 18页。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238页; 1439页
- 이우철, 《중국어 대구구조의 기능과 단음절 특징 연구》, 《중어중문학》 第93집, 2023, 368쪽.
- 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4.
- 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s: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外国语》 第3期, 2003, 1-11页。
- 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46-65.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中译本参照: 詹芳琼, 郑友阶译, 《构式化与构式演变》,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21-27页。

< Abstract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symmetry in constructional productivity between the Mandarin Chinese degree adjectives *Da*(大) and *Xiao*(小). Based on a quantitative and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data drawn from a constructional database compiled by Peking University, it is shown that while the two items are comparable in the overall number of attested constructions, they differ significantly in their distribution across construction types. The classification adopted here is a corpus-based three-tier system defined in terms of syntactic unit levels, distinguishing fixed-form(凝固型), semi-fixed(半凝固型), and phrasal(短语型) constructions.

More specifically, *Da* is predominantly found in fixed-form and semi-fixed types, whereas *Xiao* are mainly associated with phrasal constructions. This distributional contrast points to a systematic asymmetry in the constructional behavior of the two items. Further semantic analysis of representative constructions reveals an asymmetry in subjectification. In constructions involving *Da*, its degree meaning is retained to a greater extent, and its subjectivity is not strongly manifested. By contrast, in constructions involving *Xiao*, the degree meaning is weakened, and its function extends further into intersubjective uses. These differences are explained from both semantic and usage-based perspectives. It is argued that constructional formation is not solely determined by constructional meaning, but is jointly shaped by the semantics of component elements and communicative needs. At a higher level, such functional needs are reflected in the categorial properties of schemas, which in turn select semantically compatible elem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nstructional formation. As a result, the construction emerges as a hierarchically organized and structured system.

Key Words : 大(Da)小(Xiao), 不对称(Asymmetry), 构式(Construction),
互动关系(Interaction), 图式(Schemas)